在持续强降雨中受损严重——

山西古建期待雨后彩虹

本报记者 梁 婧

图① 山西朔州，佛宫寺释迦塔（应县木塔）。（视觉中国）

图② 山西平遥古城北门城楼。（视觉中国）

10月2日至7日，山西大部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强降水天气侵袭。暴雨中，山西古建的安全成了让全国人民揪心的事儿。

“地上文物看山西”，山西是我国古建筑遗存最多的省份，时代序列完整、品类众多、形制齐全，被称为“中国古代建筑宝库”。这次遭遇山西史上最强秋汛，这些古建受损情况如何？抢修情况如何？当地的文物保护资金够用吗？带着这些问题，记者走访晋城等地，探访古建情况。

1700余处文物遇险

雨是从10月2日开始下的。

“哗哗的雨就像从天上倒一样，我在家猫了几天，7号雨暂停后，我出门看到小区的墙体有部分垮塌了。”平遥老乡米海英说，“就停了一会儿功夫，8号大雨又来了。”

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塌的不仅是自己小区的围墙，还有承载平遥人记忆与情感的平遥古城墙。

平遥古城是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，城区面积2.25平方公里，现保存古城墙6162.68米，街巷199条，明清传统民居3798处，是世界级文化遗产。

10月3日至5日，平遥地区降水量达120毫米。作为大型露天土质文物建筑，古城墙坍塌和滑落的墙体段落共51处，其中内墙夯土坍塌15处。

“古城墙的垮塌让人十分痛心，平遥人对于古城墙的感情都很深，这段古老城墙是这座城市的符号。”平遥县传统建筑技师邵帅说，平遥古城自1977年遭遇强降雨致使古城内涝、部分墙体垮塌后，就没再下过时间这么长、雨量这么大的雨。

作为“中国古代建筑宝库”，山西在这次汛情中，“受伤”的远不止平遥古城。

晋祠多处建筑屋面漏水，奉圣寺大殿西南角挡土墙坍塌；天龙山石窟部分石窟漏水，山体塌方损坏景区路面；蒙山开化寺遗址出现漏水、坍塌等险情；运城新绛龙兴寺因漏雨，危及塑像安全；吕梁千佛洞石窟万佛殿屋顶塌落漏水，大雄宝殿后墙裂开有继续坍塌风险；吕梁文水县的梵安寺塔念佛堂地基进水……

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，截至10月11日19时，山西共有1783处文物不同程度地出现屋顶漏雨、墙体开裂坍塌、地基塌陷及周边护坡、围墙坍塌等险情。经初步评估，受灾害影响文物中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6处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3处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1处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803处。

“文物受损较为严重的有晋城市、晋中市、运城市、阳泉市、吕梁市和太原市，约占全省的90%。”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雪冰表示，目前从文物损伤的情况看，此次受损更为严重的文物多集中在县级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，包括大量未登记在册、未定级、散落在偏远村落的传统建筑。“这些数量庞大的传统建筑虽不是国保、省保、市保，但它们同样也是文物，同样承载着历史文化，损失惨重，令人揪心。”白雪冰说。

为山西古建“撑伞”

“山西古建的性格就像山西人，敦厚、木讷，静静矗立，不外显。作为能源大省、国家转型综改示范区，山西从来都是默默付出，服从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需要。”山西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、应急管理专家米俊教授说。

山西“求救”了，为了那些承载着历史与感情的“宝贝疙瘩”，为了风雨飘摇中的古建，山西向全国发出“求救信”。

#风雨中山西古建正受到威胁#、#为山西撑把伞#冲上微博热搜。山西导演贾樟柯在如期举行的平遥国际摄影节上说，山西是文物大省，“村村有古庙，处处有古建”，“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小庙里可能就藏着国宝级的壁画”，“请大家出力相助”。

发声引发了更多关注，各基金会、商会、企业的捐款接踵而至。

10月10日，全国各地博物馆接力发文，携手共“晋”，为山西撑把“风雨无畏”的伞，上海博物馆、成都博物馆、四川博物院、吉林省博物院……来自祖国各地的声音给了三晋人民力量。

山西省文物局发布声明，省文物局抢险修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。一是进行雨季防灾专门部署，要求各地加强日常管理，采用遮盖、临时支护等措施对有险情的建筑排除险情。二是加强应急值守，要求各地做好险情监测，发现险情的要及时处置，确保文物和周边群众安全。同时，对全省文物单位险情情况进行统计。三是组织全省有资质的单位主动介入，进行现场排险，抓紧编制抢险方案。

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实地勘查掌握文物受影响情况，指导文物救灾工作，紧急拨付文物应急抢险资金，支持山西开展因灾受损文物应急、抢险、修复等，确保文物第一时间得到应急保护。

“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，一旦被损坏，便无法复原。”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，“这次洪灾也提醒我们，为文物‘撑伞’，功夫要用在平时。各地要像珍视绿水青山一样，珍视文物古迹。”

应急抢险和常态保护

在古建筑中，山西古建以木结构遗存最负盛名。据统计，山西有元代以前木结构古建筑遗存495座，约占全国580座的85%；唐代木结构古建全国仅存4座，全部在山西。

山西古建不仅仅是建筑本身，其上还附着了2.4万平方米的壁画，这些壁画也岌岌可危，有断裂、起甲、空鼓、酥碱等多种病害。

山西古建数量多、价值高、分布广，古建保护任务十分繁重。加上资金、财政、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，大量低等级古建的现状堪忧。目前，山西省每年文物保护资金投入从曾经的每年1000万元增至1.7亿元。这笔资金需要照顾散落在15.67万平方公里上的53875处珍宝（仅不可移动文物），可谓杯水车薪。

山西古建分为国家级、省级保护单位和县级及以下保护单位的文物，两类文物的保护两极分化严重，基层文物保护经费更是捉襟见肘。

“文物就像人一样，要常体检，除了日常养护，发现病痛要及时治疗。”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院长任毅敏告诉记者，这些都避不开资金和人力问题，“不少村级文物产权模糊，有的没产权，有的是私人产权。至于保护，有些是财政投入，有些是财政和使用人共同投入，还有很多情况是所有者不愿申报、不想掏钱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问题。”

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，山西也在探索文物保护新路径。

2017年，山西省正式启动“文明守望工程”，鼓励引导社会力量通过“文物认养”的方式，参与文物保护利用。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，曲沃明代“四牌楼”、夏县清代大张王氏宅院、襄汾县金代观音庙、介休市张壁古堡等一大批文物古建，都迎来了新生，真正让文物“活”了起来。

经过五年探索，已有238处文物得到了认养，吸引社会资金3亿余元。“文明守望”工程的实施，让一些散落于乡野的古建筑得到了有效保护，但这还远远不够。

10月11日，国家文物局召开办公会，专题研究支持山西省因灾受损文物抢险和保护修缮工作，并将在后续文物保护项目和经费上给予山西重点倾斜安排。

这次暴雨给山西带来了很多不可挽回的遗憾，也让山西古建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。愿风雨之后的古建能见到彩虹，也希望山西有更多人力、财力、能力守护好这座“中国古代建筑宝库”。

文化『活』起来

王 琳

山西近期因遭遇强降雨造成上千处不可移动文物出现屋顶漏雨、地基塌陷、建筑倒塌等诸多险情。众多文物在洪灾中受损，令人心痛的同时，也让我们看到文物的脆弱、感到文物保护的迫切。

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。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，星散着76.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、1.08亿件/套国有可移动文物。它们承载着灿烂文明，传承着历史文化，是我们的宝贵遗产。保护并利用好丰厚的文物资源对凝聚民族精神、增进文化认同、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，可谓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

近年来，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显著增强，但一些地方“建设性”破坏时有发生，火灾、水灾等文物安全风险仍存在，低级别文物博物馆单位保护管理基础依然薄弱——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加剧了文物保护难度。文物保护是为了留下历史，留下民族共同的记忆。有效保护文物、守住文化遗产值得重视。

首先，应加强常态化保护。不是出了问题再保护，而是需要未雨绸缪，提早预防问题、解决问题。这就需要加强对文物的日常体检，对小问题及时修缮，让文物的保护维护常态化、精细化。以古建筑的日常维护为例，平常一些不起眼的工作，比如更换个门窗构件、更换风化的地砖等，就能帮助延长寿命。面对频发的极端天气，文物保护防范措施更需要前瞻性，通过制定更完备的应急保护预案来真正做到从容应对，切实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好。

其次，要加强系统化研究。加强文物科技领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，积极开展多学科、多领域的协同合作，逐步改善文化遗产的保存现状。比如，结合大数据、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诸多新兴科技，打造一体化智能保护体系，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文物保护提供有力支撑。此外，推进文物行政部门、专业研究机构和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建设，确保机构人员到位、专业队伍稳定。

另外，还需吸引社会力量参与。文物保护不是某单位或机构的事，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，要加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自觉性、积极性。我国许多地方财政力量不足，中西部一些文物资源丰富的县往往财力不足，能够投入文物保护利用的资金很少，导致许多文物保护状况不好。可以创新管理体制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文物保护，让更多人加入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的行列。

保护不是终极目标，文物不仅要守得住、还得“活”起来。比如运用现代技术手段，实现文物信息资源开放共享；优化传播内容、丰富传播渠道，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走进百姓生活。爆款文创产品屡屡卖断货和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等节目被热议，体现出百姓对文化遗产的热情，也是文物活起来的优秀案例。以敬畏之心珍视文化遗产，用匠心呵护遗产，创新活化遗产，才能真正把根留住。

平原成都、山城重庆、高原贵阳，美食多多、美景处处——

“西三角”串起山地旅游走廊

本报记者 吴秉泽

在日前举行的2021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十六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，由四川、重庆和贵州三省（市）文化旅游部门共同发起成立的“西三角”文化旅游合作联盟正式亮相。

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，川渝贵三省（市）将充分发挥联盟作用，突出“西三角”区域优势，公共策划包装跨省（市）拳头旅游线路产品，互相支持完善文化旅游服务基础设施，探索构建跨省市文化旅游市场监管协作机制，支持人才、资金跨省市流动，共筑文化旅游产业基础，努力将川渝贵“西三角”建设成为中国重要文化旅游窗口。川渝贵“西三角”文化旅游合作联盟的成立，将有效整合三省（市）旅游资源，推动优势互补、市场联动、信息互通，把三地串联打造成为世界级的山地旅游走廊。

川渝贵三地加强旅游协作，基础扎实，空间广阔。

从资源禀赋看，川渝贵山水相连、山地旅游资源丰富多彩。四川的峨眉山、九寨沟，重庆的大足石刻、武陵山大裂谷，贵州的梵净山、黄果树瀑布，山奇水秀、文化多彩，具有打造世界级山地旅游走廊的资源基础。

从产业发展基础看，川渝贵三地近年来都把文化旅游产业做成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，文化旅游产业取得快速发展，天府之国、多彩贵州、山城重庆的美誉度、影响力日益增长。

如今，依托高速公路、高铁、航空构成的立体便捷交通，川渝贵文旅合作的地理壁垒完全被打破。尤其是2020年，成渝贵环线高铁的开通，高铁沿线旅客数量连续攀升。沿着成渝贵动车环线囊括了成都、资阳、重庆、遵义、贵阳、乐山等15个大中城市，包含有14个5A级景区和200多个4A级景区。

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张美彪认为：“川渝贵‘西三角’文化旅游合作联盟的成立，将推动打破旅游区域行政壁垒，助推形成旅游投资洼地，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文化和旅游投资商，实现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。”

“川渝贵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合作，实现‘1+1+1>3’的效果。”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卢锋说，“西三角”旅游联盟的成立为三地文化旅游合作搭建起基础平台，“既给了我们一个倍增器，也给了我们一个加速度，将进一步拓展文旅发展的新空间”。

事实上，川渝贵三地文旅合作之路早已开启。每到夏季，重庆、四川两地的不少居民都选择到贵州避暑，在贵州北部的桐梓县，每年吸引至少15万名避暑的重庆游客。

今年以来，贵州与川渝在寻求合作上动作频频。4月底，贵州赴重庆开展旅游推介活动，推广成渝贵形成西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三角的理念；5月，贵州受邀与重庆等省市首次跨区域合作，意图把武陵山片区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生态民俗文化旅游目的地；9月22日，赤水市在成都市举办川渝贵旅游精品线路发布会。

贵州旅游协会旅行社及门店分会会长朱曦认为：“贵州的文化旅游产业基础跟川渝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，‘西三角’联盟的成立，能够帮助贵州在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营销能力上提升，所有的从业者和旅游企业都会从中受益。”

全球权威旅游杂志《孤独星球》总裁菲利普·冯·鲍瑞斯表示，随着川渝贵文旅联动效应的不断发挥，新的山地旅游走廊将成为全球国际山地旅游新地标。

本版编辑 陈莹莹 李 静 美 编 高 妍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：13911270606（同微信号） 查号台：58392088 邮编：100054 传真：58392840 零售每份：1.0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热线：58392178 发行热线：58392172 昨日（北京）开印时间：3:10 印完时间：4:20 印刷：